訪台北林森齒科





本社採訪組

記者原先欲訪問蔡朝雄醫師。因爲蔡校友乃牙一屆畢業，是「中山」第一位打入「台大醫院」的醫師。他專攻矯正方面，在「台大」頗受器重。

雖然訪問當天正值週末，預料下午大概已經下班了，還是顧不得飢腸轆轆即逕赴醫院。但是蔡醫師已經不在，正在抱憾「失之交臂」的時候，巧遇了許燕雄醫師，記者就拉住了許校友打開了話匣子。

許醫師是牙六屆畢業，因爲事情忙很少返校。許醫師強調說：臨床第一，學校所學的只是基礎，出了社會才是學習的開始，例如這家醫院是以矯正爲主，很多病例不是單純的學理論點可以解決，必須自己再充實、再研討後，才能下診斷。

×××

請問許學長您覺得學校那些方面尙須加強？

我本人覺得學校所學的根管治療方面太落伍了，有待加強；至於我以前所學的partial denture連最基本的原理都不知道，例如lingual bar及palatebar只知該放在何處，却不知爲何要放在那兒，誠然是「只知其然，却不知所以然」；足得欣慰的是口腔外科方面，我們所學堪稱根基穩厚。殷念德教授是衆所尊敬的一位師長，希望學弟妹們在他的教授下，能虛心認眞學習。

許學長您覺得學校有那些需要改進？您有何建議？

我前些日子曾回去一趟，校風較以前好多了，大家都知道用功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但是也因此益顯得學校的師資和設備仍然需要雙管齊下地改進，我們學校最遭的是壞教授去不了，而好教授却留不住。同時校方對於校友的連繫仍嫌不夠，如此易造成校友與母校之間很大的隔閡，這點令人非常的遺憾。

許學長您認爲我們學五年和他校比較起來如何？

本校畢業生的實力並不比他校差，只是理論方面，如基礎醫學確是略遜一籌，臨床上的操作方面則差強人意，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矯正方面在校所學的似乎派不上用場，須要自己從頭再來。總歸一句話，爭取改制醫學院的確是刻不容緩的問題。

學校今年仍被停招醫科，您的看法如何？

我覺得既然要辦學校，就要辦得既專又精，固然停招醫科對校譽的打擊很大，但是對於學校的進步又未嘗沒有裨益？

許學長能否請您談談校友開業的情形及您私人的計劃？

我發現在台北開業的校友都不錯，一般患者並不在意醫師畢業何校，只注意醫師服務態度與醫術。但在大醫院就顯然不同，以前我曾在苗栗石油公司呆過，就把我們的畢業生當做五專看待，令人悲憤塡膺。至於我個人極想出國進修，因而遲疑不敢開業，這家醫院是蔡醫師的，我只是在此幫忙而已。總而言之，我以爲本校畢業同學應儘量往國外見識，多多學習，充實自己。

×××

記者收起了話匣子，和許學長告辭，同時也謝謝他接受我們的訪問後，又僕僕風塵地趕至沈慶堂醫師處，和沈學長暢談了片刻。

沈學長也是牙六屆畢業。他的診所在新生北路一段關帝廟附近，地點適中，患者絡繹不絕。

沈學長覺得學校內外科方面教授得太少，同時必須加強診所的輪轉制度。他說：畢業後，他曾至金門服役，當過內外科軍醫，因爲是獨當一面，所以拼命看書充實自己，也因此覺得在校時，若把內外科唸得精通，不但在學理上對牙科有所幫助，臨床診斷上也有很大的助益，例如遇到糖尿病、肝病、心臟病的患者時，必須有豐富的內外科知識，才能正確而及時地診斷出來。

告辭了沈學長，雖然記者已是精疲力竭，但是也爲「不虛此行」而興奮不已！